

英雄投仁，美人献义。壮士激烈，女儿悲怆。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
诸侯问鼎，群雄逐鹿。风云际会，血剑腥刀。究日月星辰，唯何独尊？

谁主沉浮

◎ 吴因易 著

下

团结出版社

谁主沉浮

◎

THE GREAT O



第十五章

夏良璞怕他又被这乍来的喜讯震得迷失本性，立即摇着他的双肩，焦急地呼唤着：“殿下，真的！娥儿姐她真的没有死，我为了让她能找着你，还把我的腰牌给了她，让她知道你的根源，寻源而来！”

朱由榔震惊之余，泪水长泻地回手抚夏良璞的圆润的双肩上，感激和感动掺和在话语中：“是这样啊！小璞子！你不仅有那么婀娜多姿的身躯；有那么勾魂摄魄的双眸，真可谓可闭月，可羞花，可倾城，可倾国啊！但你还有着比这一切都更为完美的心！你以为孤面对你，是块顽石吗？不！面对于你，小璞子，孤敢断定，就是铁石人，也会动情！可是，我能动情吗？我敢爱你吗？在我二十二岁的那一年，遇上了费娥，我才知道真爱是什么！可一个男人全然无力保护他的最爱，他还配活在世上吗？还敢去再爱吗？我已经把她害苦了，还能再去害小璞子你吗？小璞子呀，我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该！不能！不敢啊！”

他说着，仰身倒在床上，沉重地叹息着。

夏良璞大为震惊地望着重新倒向牙床的朱由榔，思绪如潮：“原来你不是不想，而是于心不忍！殿下！多么善良、多么懂得人间真情的殿下啊！殿下！小璞子今晚上才明白，人世间，有比帝王宝座和六宫之主更为宝贵、更值得以生命相许的东西！这，就是爱他人胜过自己的欲望！殿下！你的心让小璞子明白了眼下我应该怎么做！从今晚起，我要把自己融入你的灵与肉中，要用我的精魄去为一个永远值得我钟爱的人去拼搏！殿下！让我在这



良宵中涅槃吧！殿下！”说着，她竟反常冷静沉着地走向牙床旁的穿衣镜前，用绢巾拭去泪痕，缓缓地取下头上的珠花玉簪，把发团解开，顿时，满头青丝如一泓瀑布，顺肩飘下，映衬着如满目般的、美玉似的脸庞，使一双秀眸，如痴如醉，别样传情。

接着，她解开腰间那绣鸟镶金的“凤尾带”，脱去合领，对襟，大袖的紫缎的背子上衣，褪下凤尾裙。夏良璞从镜中看着如玉雕，如冰凝，如巧夺天工所造就的丽人。在经人指点之后，才认识了自己的她，近日来，时时盼着有这么一天，把自己的芙蓉面，星辰眸，樱桃唇，巫峰乳，还有那簇拥着青翠春草掩盖的神秘穴奉献给身边的他。但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却是在这样的夜，这样的心情下，实现她的梦境。她已不能再迟疑，再耽延，她从镜前转过身，走向床前，她徐徐俯首下去，拥抱着朱由榔，热烈地忘情地亲吻他；朱由榔在强拒中，渐渐回应着她的热吻，在迸发烛花的摇晃里，两人融为一体……

当烛光再燃时，夏良璞已换着远行的装束，她擎烛走到床前，依恋地照着似乎沉睡的朱由榔，久久地再次热烈而深情地对朱由榔一吻，然后取下柱上的尚方宝剑，迈着成熟和沉着的步履，离开书房，扬长而去。

烛光摇曳，几欲熄灭。

宫外四城门处，火光冲天，杀声骤起。王得仁、费娥由长史领着路，穿廊过巷，来到内书房。长史推门而入，用火把朝牙床照去：“看，王袍！”

王得仁大喜：“这就是吴三桂啦！娥儿妹！动手！”

费娥朝朱由榔走去，她举起颤抖的双手举起长剑，猛闭双眼向醉卧牙床的朱由榔砍去。就在剑锋下落之际，忽然听身后一声惨叫传来，费娥受惊松手，长剑坠落。王得仁循声望去，见是高一功手刃广州知府衙门长史，王得仁愕然：“高大哥！”

高一功：“我们受人利用了！快撤！”

王得仁扶着费娥，并命亲随：“撤！”



高一功领着众人迅速撤离行宫内书房。就在费娥迈出内书房门槛时，传来朱由榔喃喃地喊着：“娥儿妹！……”

费娥一怔，正要循声回头，王得仁拖着她：“快撤！”

她被王得仁匆匆牵走。有顷，人马之声渐远，四处火光渐弱。躲在苑中花树丛中的王坤，焦急地跑入内书房，被地上长史的尸体绊了一跤，他骇然跪伏尸旁：“殿下！奴才的殿下呀！”

他捶胸大恸，哭声震醒了朱由榔。朱由榔慢慢爬起身来，踉跄着走向伏尸大哭的王坤，用手拍着他的肩头：“王坤！王坤！”

王坤猛地闻声抬头，又吓得瘫了下去：“鬼呀！”

朱由榔骇然：“鬼？在哪里？”

问着，他又昏倒下去。王坤忙揉眼，又扳过尸体的脸来，一时啼笑交加，跳起来跑到床边抓起王袍，又把昏倒地上的朱由榔背上就朝房外走去。他几乎是小跑般背着朱由榔离开内书房。

这时，费娥却猛地回头又向内书房跑去，王得仁见了，忙去阻拦她：“快走啊！”费娥却摇头回答：“义哥！我分明听见了四郎哥的呼喊声！”

王得仁一怔：“娥儿，你真听见四郎的喊声了？”

费娥急迫地走向书房，推门：“我刚才清楚听见有人在这房里喊我啊！”

二人入房，同时发现牙床空了。王得仁：“床上那穿王袍的人呢？”

费娥却急着在房中四处的角落里寻找，王得仁也在橱后、床下寻找。王得仁摇头：“没人啊！你该不会是听错了吧？”

费娥一下失望地跌坐在长案后的座位上：“我分明是听见四郎哥在喊我啊……”

王得仁：“是那床上穿王袍人吗？”

费娥：“不是。四郎哥哪里有那么黑糊糊的胡子！面目也不像啊！”

王得仁怜惜地：“娥儿妹，甭伤心，哥哥我准会给你把人找

回来。”

费娥含泪点着头，立起身来，却发现衣柱上一袭蓝衫，她忙走向蓝衫，寻找着衣袖，当她看见衣袖上的补缝针线痕迹时，失声哭叫着：“四郎哥！”

她埋头在蓝衫中伤心大哭起来。王得仁喃喃地：“难道这四郎会是桂王吗……”

副将匆匆寻人：“快！王将军！费姑娘！高将军要你们立即上马，返回广州！”

王得仁忙去扶起费娥：“走吧！娥儿妹！”

费娥一下给王得仁跪下：“义哥！我要留在肇庆找着四郎哥！”

王得仁：“不行！你独自留在肇庆，义哥我可不放心！”

费娥：“义哥！你不要挂牵小妹，我既见了他的蓝衫，我一定要找着他这个人！”

王得仁跺足：“这肇庆可是个凶险之地啊！”

费娥：“义哥！你就成全小妹的心愿吧！眼下，除了你，除了四郎哥，小妹在这人世上，没有了亲人！……”

王得仁的双眼也红了，长叹一口气：“好吧，你跟义哥先离开行宫，义哥留下两个兄弟跟着你，帮你去找四郎！”

费娥感激万分地朝王得仁猛叩下去：“义哥！娥儿的亲哥哥！”

王得仁把她扶起来：“记着！无论找着或没找着，都要尽快给我回来！这人世间，我王得仁，也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！……”

他的声音也已嘶哑，说不下去了。

当王坤把朱由榔背上西江中的王船上时，王氏、马氏和王虹等一见朱由榔的模样，都大哭起来，还是王坤急忙阻止，怕惊动昏迷中的朱由榔，众人才勉强忍住啼哭轻轻从后舱转向前舱，王坤和马吉翔尾随着，进入前舱。王氏和马氏一边落座，王氏一边



忧虑地问王坤：“殿下没有受到惊骇吧？”

马氏拭泪：“宫里杀声震天的，哪会没有受到惊骇呢！……这四儿，打小就胆小啊……”

王坤：“两位太妃放心，王爷那时真正醉得……嘿嘿，一塌糊涂！到奴婢背着殿下逃出宫门时，殿下都还在昏醉中呢！”

王氏：“哎，还是你们两人有见识，预备船只，把行宫搬到这水殿上来了，不然昨晚这场大劫，怎么躲得过啊！”

马氏：“若依着瞿式耜他们的书生之见，就坏大事了！”

王氏：“只是这吴三桂的人马，怎么突然而来，又突然撤走啦？”

王坤：“那些人马不是吴三桂的人马！”

王氏、马氏、马吉翔一怔：“不是吴三桂？”

马吉翔：“那，是一股流贼？”

王坤：“刚才看见帅字旗了！”

王氏等急忙：“是谁的帅字旗？”

王坤：“是大明！”

王氏等惊得瞪眼张嘴。王坤：“是大明！主将的大旗正中，绣着一个“王”字！”

王氏万分困惑地：“这就奇了！”

马氏：“是啊，这就奇了！”

马吉翔：“大明朝的王将军来夜袭大明朝的桂王行宫！撞见鬼啦！”

王坤：“那些官兵还呐喊着……”

马吉翔：“呐喊什么？”

王坤：“痛歼清狗，活捉吴三桂！”

马吉翔浑身一颤：“嗨嗨！把咱们当成吴三桂来打啦！”

前舱诸人，陷在一片迷雾中。

偏是行宫留守衙门在昨夜的骚乱中，一点也未受到波及，一

切都是在天亮之后才听说的。这时瞿夫人带着家人给留守衙役们上着粥和咸菜。瞿式耜和张同敞也正对面而坐，用咸菜下着粥。瞿夫人给瞿式耜碗中添着粥，瞿式耜用手掩着碗面：“夫人，你留些吧。”

瞿夫人：“放心，锅里还多着呢。”

张同敞：“嫂夫人，不要骗我们了！这些日子，你哪一顿不是吃的残羹剩菜。”

瞿夫人苦笑：“我们妇道家，原本就吃不了多少。”

衙役们也拒绝她来添粥：“夫人！饱啦！”

“我可再也不能吃啦！”

瞿夫人嗔怪地：“老爷！你看你！弄得他们都吃个半饱。你快发话啊！”

瞿式耜正要招呼大家，众人却纷纷站起：“我们该去南方看看了！”

“我们该去码头巡逻了！”

衙役们纷纷离开了大堂。瞿式耜推开碗筷：“一文钱难死英雄！数百万两黄金、白银啊！……”

张同敞也全然没有了胃口：“是啊，只盼着一开春，我们就可誓师北伐了！这一来，全没指望了！”

瞿式耜：“何大人一生谨慎，我瞿某实在猜不透，他怎么会在一线天都斗过了吴三桂，反而在自己的家中，中了吴三桂的毒香！”

张同敞：“我的瞿大人！你不要忘了，我们大明朝的家贼，比起强盗，厉害了不知多少倍！强敌易斗，家贼难防啊！……”

瞿式耜：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张同敞：“三万多人马全军覆没，惟他两人全身回宫，我看其中当然有鬼！”

瞿式耜沉吟，摇头：“这二人虽然贪鄙，可对朝廷还是忠心耿耿，断不会和吴三桂勾结，做出这等欺君败国的罪恶之事！”

张同敞：“可是衡州失饷，真失得蹊跷！”



林兴时匆匆入堂：“瞿大人！张大人！”

瞿式耜忙迎上：“林将军！殿下苏醒过来了吗？”

林兴时摇头：“哎！仍在昏迷之中，只是太医说圣虑过度所致，几副药下去后，自会神智清醒。”

张同敞：“昨夜偷袭肇庆的人马，真的撤走了吗？林兴时显出纳罕的神情：我亲领探马尾随偷袭之军，谁知他们真的往广州方向全部连夜撤走了！”

张同敞：“是吴三桂的人马，还是流寇？”

林兴时：“都不是！”

瞿、张一怔：“都不是？”

林兴时：“是大明的人马！”

瞿式耜、张同敞更为惊愕：“是大明?!”

林兴时：“帅旗上确有大明字样。听王公公说，他还听见人马冲进宫中时呐喊着痛歼清狗、活捉吴三桂的口号！”

张同敞：“……后来发觉肇庆仍是桂王行宫，所以才……也说不过去啊！那他们也该留下护驾，不应该这么飞速撤走啊！”

林兴时直皱眉头：“是啊，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！”

张同敞：“瞿大人，你以为会是哪里冒出来的一股大明军队，误得情报，错袭了肇庆行宫？”

瞿式耜踱步沉思，突然立住，又眉紧皱，眼神中露出愤怒、痛心和悲哀。张同敞和林兴时都读出了他目光中的含义，却读不出他那含义背后的意思。

高一功和王得仁坐在堂中，广州知府被上了手铐足镣，跪在地上，惊骇乞怜：“二位将军，这都是真的，下官绝不敢再说半句谎言。”

高一功看着手中的黄绫密诏，王得仁：“大哥！这黄绫密诏，果真是从福建传来的？”

知府摇尾乞怜地：“二位将军！下官就是吃了天王豹子胆也

不敢假造我大明新皇帝的诏书啊！”

王得仁破口大骂起来：“我操你十代祖宗！福州的新皇帝姓朱！可肇庆行宫的桂王也姓朱！你这势利小人，得了姓朱皇帝的诏书，就利用我们去杀那并无过错的姓朱桂王！老子今天不把你这些长于搞窝里斗的王八羔子杀绝，老子还是王杂毛吗！”

王得仁拔剑砍去，高一功忙阻挡：“祸根在福州朝廷和朱聿键身上，饶了他吧！”

知府：“谢二位将军不杀之恩！谢二位将军不杀之恩！”

高一功：“这等官痞囚之无益，滚！”

知府拖着足镣，连爬带跑，逃出大堂。王得仁仍怒气冲天：“这大明朝的君臣不是玩意儿！还是我们孙可望大将军说得好！受什么鸟招安，还是占山为王去！”

高一功叹了口气：“兄弟，眼下清狗在我中原为所欲为，杀戮无辜，残害百姓，若要抗清，还得依靠大明这面旗帜，才能号令天下啊！”

王得仁：“可朱聿键才被郑芝龙、郑成功父子拥戴为皇帝，却动心机对朱由榔斩尽杀绝，这个小朝廷，搞内讧的劲头比抗清的劲头大多了，天下百姓能指望他个屁啊！”

高一功：“你这下明白大哥和你迅速悄然撤军的意思了吗？”

王得仁：“不明白。”

高一功：“新皇帝对桂王虽然不仁，我弟兄却要帮他们重新结义！”

王得仁：“重新结义？”

高一功：“对！我军迅速撤离肇庆，不让桂王君臣知道是新皇帝借你我之手去偷袭于他！”

王得仁：“还帮这缺德皇帝遮盖！”

高一功：“对！然后我们尽快劝告朱聿键，朱姓皇脉是一家，桂王君臣并无争夺帝位之心，希望福州的大明朝廷帮助桂王重整旗鼓，咱们东南两处一同起兵抗清，比仅有福建孤军作战，更能

早日打回北京!”

王得仁：“不愧是闯王旗下的制将军！兄弟听你的！眼下该怎么办呢？”

高一功：“组织兵力，牵制清军！”

王得仁：“怎么讲？”

高一功：“自从朱聿键在福州登基，作了大明新皇帝，清廷把南征和西征的四路大军：尼堪、孔有德、吴三桂等调往东征福建。福建眼下十分危急，你我应把散失的义军和义勇尽快组织起来，依托桂王，誓师北伐，使清廷不能全力对付福建，以解福建之危！”

王得仁：“可是我们手中人马太少，军饷不足……”

高一功：“李定国将军在罗平早有准备，眼下正是时候了！”

王得仁：“对！我尽快赶往罗平，联络二将军！”

高一功：“好！速去速回。”

背负剑囊的夏良璞在河畔下马，走向河边，让马饮水。同时，她在水边捧水洗着手脸，望着江面上自己那愁云密布的脸庞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真想起身上马，返回原路，仍回到朱由榔的身边，可是朱由榔认为自己在绝望中挣扎、不肯再去连累自己的话语，却又浮起在耳畔！她终于横下心来，翻身上马，往写着“江西萍乡界”石碑方向的驿道上策马而去。大雪立即掩盖了蹄痕……

王虹忧虑地守护着昏睡中的朱由榔。任娟端着药盏从舱外进入后舱，王虹忙接过药盏，任娟把朱由榔轻轻扶起，朱由榔在被扶动时，长长吁出一口气来。王虹和任娟惊喜地望着慢慢睁开双眼的朱由榔。

朱由榔终于睁开双眼，四处望着：“孤不是在内书房吗，怎么也上船来了？”

王虹合十向天：“谢天谢地！王爷你总算睁眼说话了！”

朱由榔：“我睁眼说话……？”

任娟：“王爷，你把两位太妃和王妃都快吓坏啦！好几天来，你都眼不睁，口不张的！”

王虹催促着任娟：“快！这太医的药还真奏效呢！”

王虹给朱由榔饮着药，朱由榔似乎想下床，但浑身乏力。

王虹：“任娟，快叫厨下把炖的参汤送来！”

任娟：“呃！”

任娟走出后舱。

朱由榔：“孤已经昏迷了好几天啦？”

王虹：“是啊！从那晚行宫被敌人偷袭起，你被王坤背回王船，就这么昏迷着，真把臣妾吓……得不想活了！”

朱由榔大惊：“敌人偷袭行宫？是吴三桂那狗贼吗？”

王虹：“到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敌人来偷袭了行宫……”

朱由榔：“两位太妃无恙吧？”

王虹：“幸好早上了王船！”

朱由榔拼命思索着，终于回忆起来：“孤记起来了……只有孤当晚不肯立即上船！啊！瞿先生他们呢？”

王虹：“王爷放心，仍在留守衙中！”

朱由榔：“未被敌伤害？”

王虹：“没有。”

朱由榔突然地：“那小都人夏良璞呢？”

王虹：“哎！她一心留下侍候王爷，可是乱兵之后，再也不见了他的人影！”

朱由榔感慨复杂地：“小璞子啊！……”

王虹：“王坤已派人四处去找了。眼下该怎么办啊……”

朱由榔：“宣林兴时！”

王虹：“王爷！你才苏醒过来……”



朱由榔：“快让人宣林兴时来，护送孤回行宫！”

王虹：“王爷！行宫已迁到西江中的水殿上了！再说，肇庆城中并不安宁啊……”

朱由榔：“可孤的留守大臣还死守城中！孤一定要去慰抚孤的盐梅大臣！”

王虹：“那臣妾就随驾前往吧。”

朱由榔：“两位太妃须卿侍驾啊！不要耽搁了，快宣林时兴送孤返回肇庆。”

王虹：“臣妾领诏！”

瞿式耜和瞿夫人对着饥饿得哭不出声的儿女，无助而心疼地叹息着。瞿式耜：“夫人！直隶常熟已被清狗占领，是回不去了。好在夫人的娘家四川尚可栖身，你还是把儿女们暂且带回娘家去吧！”

瞿夫人口吻中充满痛苦地：“娘家也才遭兵乱，回去也未必有饭让他们吃啊！再说，为妻的就是回到四川，心还是在肇庆，一样地苦啊。”

瞿式耜为夫人拭泪：“再不走，小儿女们只怕就要活活饿死了！夫人！你就带他们逃生去吧！”

瞿夫人：“难道你就忍心割舍我们娘儿母女吗？老爷！我们死，也要死在一起！”

儿女们走向夫妇二人，抱着他们：“我们饿死也不离开爹爹！”

瞿式耜强忍着泪，去脱身上惟一的夹袍，被瞿夫人挡阻：“老爷！棉袍和皮袍，都典当着作了招募义勇的粮饷！数九寒天了，再脱了这夹袍，你又穿什么？”

瞿式耜伤心地：“我堂堂大明留守，外不能养兵抗清，内不能养家糊口！我瞿式耜还有何面目立身人世啊！该受冻！该冻死啊！”

他强行脱下夹袍，哆嗦着：“夫人，快！去换点充饥的东西回来，救救儿女们！快接着吧！夫人！”

瞿夫人掩面抽泣：“老爷！不要这样！”

儿女们：“爹！我们不饿，不……”

说着，儿女们一个一个饿倒在地，夫妻俩惊骇地蹲下去搂抱着儿女们：“孩儿们！孩儿们！”

瞿式耜忙把儿女们抱向床上，拿着夹衣，朝堂外匆忙走去。

通道上，瞿式耜心急如焚地走着。突然，他被一群人挡住了去路，他抬头一看，急忙穿着夹袍，跪了下去：“臣，瞿式耜，接驾！”

朱由榔惊诧地看着他瘦如枯柴的身子：“瞿先生！你这是……”

林兴时拉着朱由榔走向后堂，指着床上的儿女们：“殿下，不要问了！留守大臣的家……揭不开锅已经好几天了……”

朱由榔走向床头，见床上只是一张破席，一床破絮，堂中几凳全无。床上的孩儿们只有微弱的呼吸，不禁辛酸至极地握着瞿式耜的双手：“我大明朝，竟有赤膊留守大臣啊！……”

瞿式耜哽咽着：“殿下！我辈既为大明臣子，自当为国肝脑涂地！臣家中饥饱，万不敢让殿下挂怀；臣只是叩请殿下，务要传檄各地，设法让招募的数十万义勇能渡过今冬……”

朱由榔：“义勇们都知道饷银被劫之事了吗？”

瞿式耜：“都知道了！可是各地义勇听说饷银被劫一事后，更对吴贼和清狗恨之人骨，仍忍饥受冻，空拳操练！虽然如此，朝廷仍应有所抚慰，才能鼓舞士气，安定军心！”

朱由榔：“先生说得是！王坤！立即拟诏！”

王坤：“奴才奉口谕！”

朱由榔：“同时清查官库，将可资军饷之物，一律清典送往留守府，供留守衙门暂解燃眉之急！”

王坤：“殿下！官库中空乏至极，实无可供军饷之物！”



朱由榔焦急地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孤应该知道，孤那桂王宫库，是一座空库！是一座空库！”

王坤被瞿式耜和朱由榔的举动所刺激，心中不禁悔恨不已，不是自己和马吉翔做出那样的事，桂藩会是今天这般境地吗？良心的陡然发现，使他含泪跪向朱由榔奏说：“殿下不要发愁！奴才多年以来，省吃俭用，尚有一点积蓄，奴才愿将它一并献出！”

朱由榔大为意外：“你愿献出积年所蓄？”

王坤真诚地遗憾着：“可惜只有十万两白银……”

在场众人喜出望外地：“十万两！”

瞿式耜：“王公公！式耜向你叩谢了！”

瞿式耜说着，长跪在地，王坤大为感动地去扶起他：“瞿大人！王坤不敢当！不敢当！”

朱由榔感动异常地：“王坤！大明复兴之日，孤当奏请当今皇上，重重酬还、封赏于你！”

王坤：“殿下！奴才此举，并不为酬还、封赏！只是尽奴才对殿下的一片忠孝之心而已！奴才即去命答应和长随，把银两送到留守衙中！”

朱由榔：“林兴时！快送王先生去吧！”

一句“先生”之称，使王坤受宠若惊，他泪流满面地又跪下去：“殿下！奴才，永远是殿下您的奴才！断然不敢妄受“先生”的称谓！”

朱由榔：“你如此忠心为国，这先生的称谓是足可担当的！去吧！王先生！”

王坤激动地叩谢着，和林兴时匆匆走出留守衙门。

王坤献过银两后，对比着瞿式耜和马吉翔的为人，不觉对马吉翔痛恨异常：“不行，绝不让他逍遥快活！也要让他大大出血！”想着，他返回西江，跑到马吉翔船中，告诉他自己捐了十万银两。马吉翔一下从榻上跳起，推开捶腿的侍婢，瞪大双眼，

指着王坤：“你，你疯了？”

王坤：“你才疯了！”

马吉翔：“你没有疯，会拿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，去换一个一文不值的“先生”称呼？”

王坤大怒：“殿下称我为“先生”，是一文不值吗？”

马吉翔仍大摇其头：“皇帝称你为“先生”，也一文不值，何况殿下……”

王坤大怒，猛地把摆放着水果、酒菜的长几哗啦推倒。侍婢吓得尖叫着跑出了船舱。马吉翔吓了一跳：“你你你王坤！不仅疯了，根本还是撞了邪！你掀我的几案是什么意思？……”

王坤：“你敢眼中没有殿下，我不仅要掀你的几案，我还要砍你的人头！”

他血红着眼，去柱上拔下长剑，就朝马吉翔乱砍去，马吉翔惊骇地东躲西藏，连连吆喝：“王坤！你这老阉狗！看我不把你扔进西江河里去喂王八！”

王坤：“好啊！你来扔呵！你来扔啊！你这目无君王的狗贼！你喂我王八，告诉你，我把你和二太妃做的事都抖出来，让你满门抄斩！”

见王坤是真刀乱砍，马吉翔急了：“老王坤！王船就在附近，你真想我的命吗？”

王坤：“想要命吗？好！还敢目无君王吗？”

马吉翔不敢再斗口，怕他刀剑无情：“我怕你了！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王坤：“那好！殿下眼下急需粮饷养兵，你也拿十万两出来献给殿下！”

马吉翔又急又气又心疼：“你你你！十万两！你杀了我吧！”

王坤：“那好！你这疼痛银钱，不孝忠君王的东西，真该杀！看剑！”

王坤猛地堵住马吉翔，端剑直刺其咽喉，马吉翔吓瘫在船舱



中：“饶命！宗主爷！”

王坤：“拿十万两来买命！”

马吉翔恨恨地：“我拿！我拿！”

王坤：“不是骗我的吧？”

马吉翔：“敢吗？”

王坤：“哼！量你也不敢！你只要敢骗我，我就把你下麻药的事都向殿下奏报个一清二楚……”

马吉翔吓得魂飞魄散，忙不迭地去捂他的嘴：“我的妈呀！你想灭我九族吗？我捐！我捐！”

王坤不依不饶：“那快！快！”

马吉翔哭丧着脸站起来：“我真搞不懂！”

王坤：“搞不懂什么事？”

马吉翔：“哼！为了逼何腾蛟孝敬银子，你把人家迷昏，既丢了饷银，又丧失了人马，那算是忠孝君国吗？你今天却为了解王爷的难，要我们把好不容易弄到手的血汗钱白白献出去，你到底是大奸臣，还是大忠臣啊？”

王坤：“亏你还是左都督！亏你还是太国舅，连这个理都分不清！”

马吉翔：“请你老教训！”

王坤：“听着，何腾蛟不向我们孝敬，这就坏了我们大明朝官场的规矩！如果下属官民不向我们行贿，我等也不贪污，那还成大明官场的规矩吗！对这种破坏大明官场规矩的人，必须麻翻他，才算忠于朝廷！”

马吉翔仰着舌头不知该赞美他还是该咒骂他：“宗主爷高论！宗主爷高论！”

王坤：“又听着！我们既是桂王宫中的内外官吏，都是桂王殿下的奴婢、奴才！一心忠于主子，连性命也甘愿为主子送掉的奴婢和奴才，才是够格的奴婢、奴才！否则，像你这么目无君王的奴才，真是死有余辜！”